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

宋 范仲淹 撰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罷兮安安而弗欹升

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
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
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
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
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何為仁者以壽
兮我懐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頼堂構之隆兮天
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
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

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於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黄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叅知政事戸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畀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窒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貶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何福不蒙欲一問於蒼

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為哀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潤之人必為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於羣靈惟純惟粹哲人乃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吕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覯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宫訏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来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邉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懐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旌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簣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

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嶶而斷絶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歴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哀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

善之報集於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哀

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歷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

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闗

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

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

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

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
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
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於鄠杜君子憂邊兮爲王之
輔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
西土尚饗

祭陜府王待制文

維慶歷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
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

門而不驕紉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罷成獻雄藻於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摛亹亹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竝馳𧼈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啟於輔帷乃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侍從於天閣聳内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陜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畒不飾名於路岐君子

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夸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歷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於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顔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惄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

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宫上嘉其誠迺升諌
曹心膂益傾讁去江徼暄凉屢更曽不爾咨奉親為榮
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
馬縱横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卒
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擾兵四來擾攘攙
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
俄加寵靈經畧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
謀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

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

易揺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
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
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
無儔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於雲霄二
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
兮得其風謡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
凾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於朝大
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

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怉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夸緊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

多故遷謫羇旅子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於貶所往貳經畧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横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歴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閣嘉猷日沃威顔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宫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静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

賢惟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鄉何為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巳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鄉鍾乎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為藩為翰于澶于青乃牧京兆闗輔

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於雷霆出守河
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
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
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
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憐
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為浮沉
今也云亡絕絃於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
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祭杜待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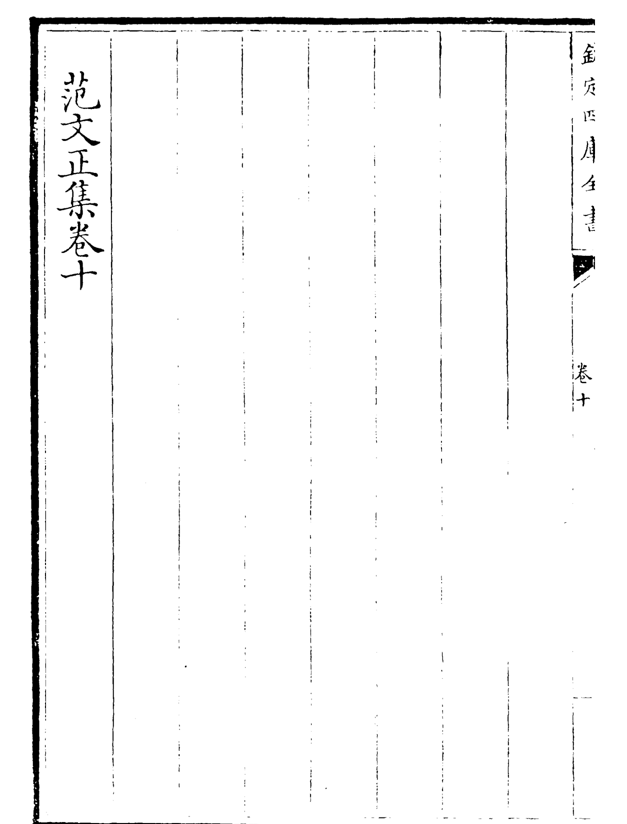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畧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鶚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夸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宪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

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於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為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於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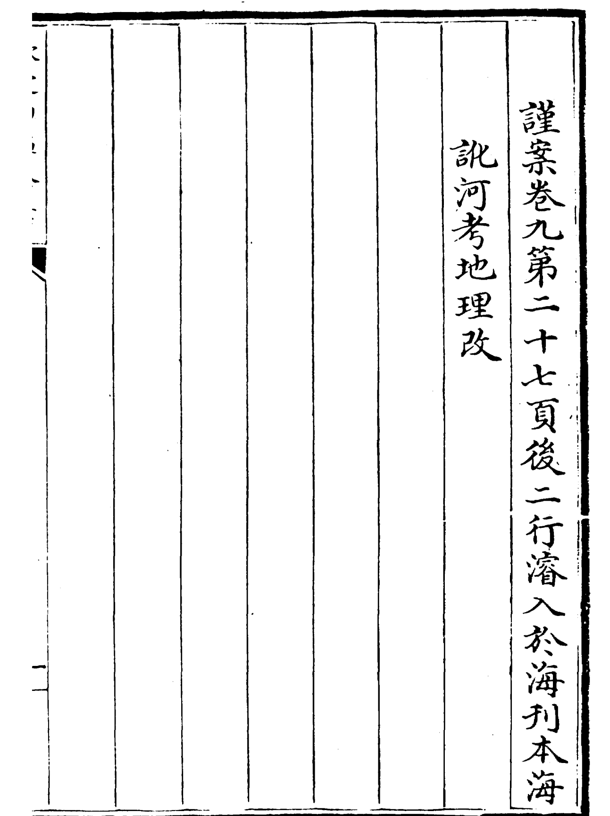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

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兹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兹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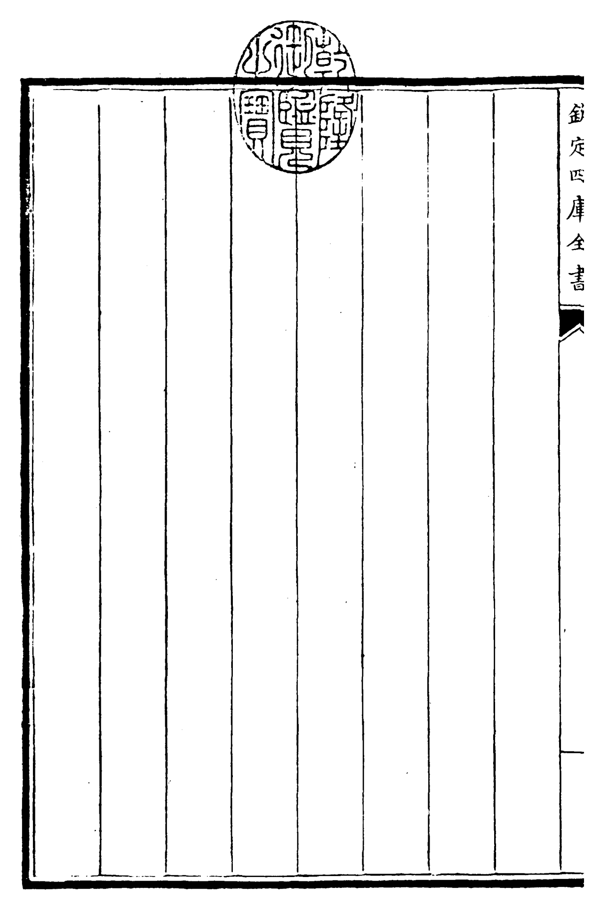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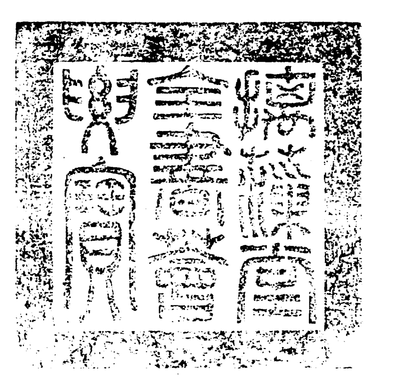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二十七頁後二行濬入於海刋本海

訛河考地理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謄錄監生臣趙立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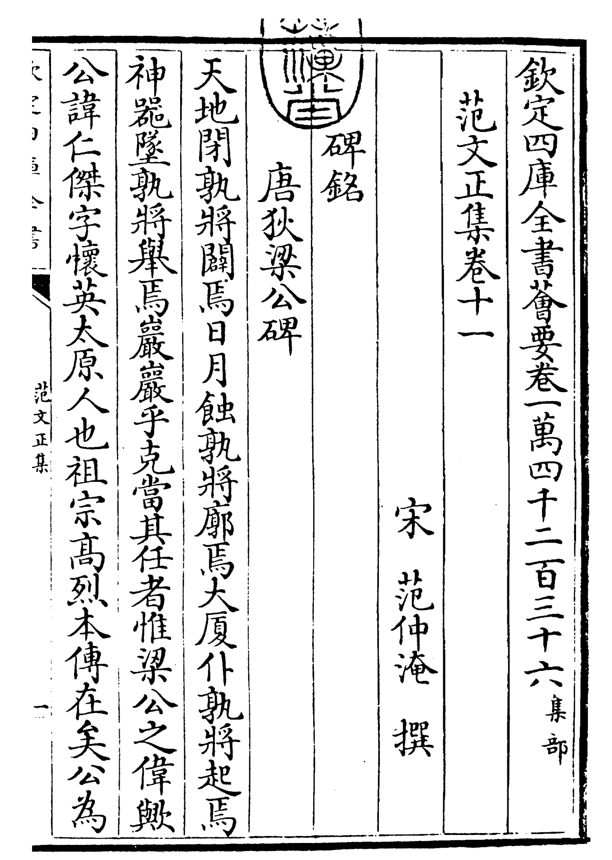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范文正集卷十一

宋 范仲淹 撰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

欽定四庫全書

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詰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懽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
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
宮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来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

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敵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

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傒公一

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
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
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
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
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
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
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
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

與汝天子公哭扵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宫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悦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竒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

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東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
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
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
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
松柏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
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
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
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

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
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
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覯也我朝用舜
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
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
監為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
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為正卿厥生
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曁安史亂華衣冠

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禄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為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於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諱蚤暮督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畧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於春官所尚弗合退居於易時太祖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羣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於四方公曰抱闗蹶張昔

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兹周旋至於光大其
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歴崇班承制於
内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眧州刺史薦拜西上
東上閤門使除乹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榷酤於
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於軍中賊平
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廵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
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畧典辰溪郡又平涼鎮

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夸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壓庶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從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涖清池郡已而露章至於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啟手足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

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於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黄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嘗亞大總管階至光禄爵為郡公考終於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

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戎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夸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彊黠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邉鄙

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
夸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夸
又侵我帝復名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
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
之無獵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夸
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諜夫駭其族曰天家使
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夸乃
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

君請令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令人之誓揭於疆首自茲感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剥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貸入於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

自是鹽筭大充於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於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曽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於災而怯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畒涸我糧道公請增長隄二百里旁錮

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横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
日廣月髙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歴髙郵抵廣陵塗
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
里厥廢曠久秋濤為患公請脩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
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歳十而九潦之災歳十而一䕶九
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
之堰成復逋户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

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於夏臺時納欵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於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夸狄為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曁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於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於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

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於家雖享禄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

嘗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於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祗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絶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脩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於兹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名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於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

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於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頳之濱星萃於上炳為哲人儀兹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

錫我侯歸牧於鄉錦衾煌煌鸞衡鏘鏘故老歆歌吾閭之光我侯為何四方是力誠加於物心竭於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溺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覩皇家之興乃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絶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

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毁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陛見拜大理評事知泰州海陵縣時江淮内屬未久吏姦民嚚淩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於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禄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駮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

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内外遷太子賛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户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為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於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

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從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陜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陲宿兵食貨為大公視民豐儉斂収以時邉廪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邉郡人或媒孽以為非便朝廷惑

其說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産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户公重為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昆為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昆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勲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

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奬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於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家於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於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内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王原主簿次曰拱辰成

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閤門祗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户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道

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為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為海陵宰知茲邑之田特為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成

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為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覯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於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啟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剗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晝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於中原者登九十載葢祖宗遠算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於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罷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搉天人葢吾曹敵也自

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緋帑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

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産以資富人復將名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扵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髙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鋭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名中得對扵長春殿上説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獘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於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於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僻寧細民猶

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别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歴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户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脽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

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躩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賔客嗣子迎侍於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於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黄帝後始為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為

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於
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於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
禄于吴越曽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
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
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
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
有文於時與盧積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
公安令鎬為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為某官公

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彦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温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

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禮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

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乃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由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籍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縻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絶代能臣持變通之

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今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熲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内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寛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

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霈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

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絶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鋭孰可與鬬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

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牓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

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劒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揺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名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陜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髙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貿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陜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

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羌中青鹽食之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領荊湖北路轉運使歲餘

徙陜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
榷酤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
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之粟又進三
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
兵之計擇使為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
言民之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
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
公私交濟制從之令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

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陜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興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朞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禄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

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發倉廩以振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為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

山祀汾陰亳社進緡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為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為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閒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獎勞

之及為三司使陜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産以償西人苦兹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算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産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令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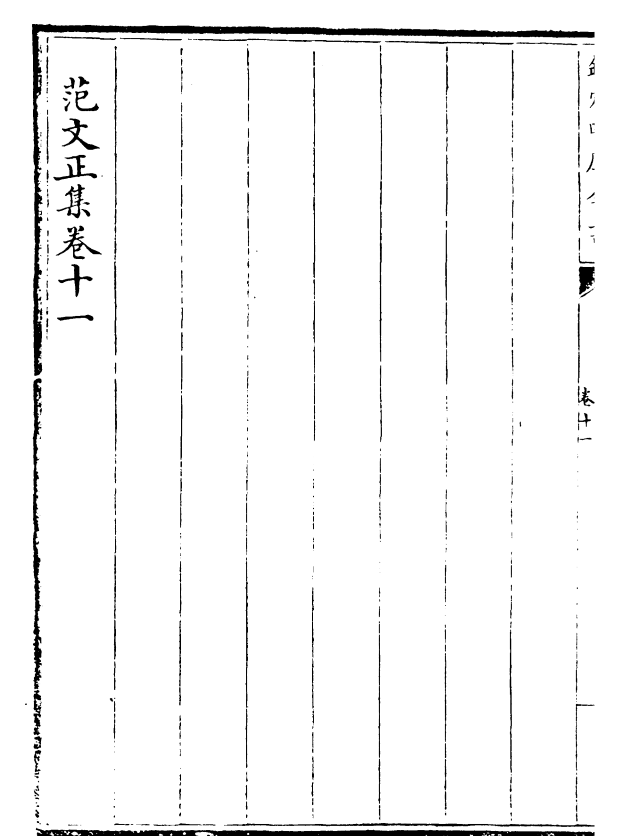
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

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

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寛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千乘

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寛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閥不圮兮表于闗中峩峩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集卷十一